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通志略

(十一)

鄭樵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通 志 略

(一十)

鄭 樵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樂略第一

樂府總序

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夔以來。樂以詩爲本。詩以聲爲用。八音六律爲之羽翼耳。仲尼編詩爲燕享祀之時用以歌。而非用以說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

爲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遂使聲歌之音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雖經主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能歌也。柰義理之說旣勝。則聲歌之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餘聲不傳。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笙。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

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
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
一詩而如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爲可貴也至晉
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
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汙隆而存亡豈
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
心無是樂乎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
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繫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
爲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繫有季
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

之分。仲尼爲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太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繫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則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繫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聲樂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解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之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臣今取而繫之。千載之下。庶無絕紐。一曰

短簫撓歌二十二曲。二曰鞞舞歌五曲。三曰拂舞歌五曲。四曰鼓角橫吹十五曲。五曰胡角十曲。六曰相和歌三十曲。七曰吟歎四曲。八曰四絃一曲。九曰平調七曲。十曰瑟調三十八曲。十一曰楚調十曲。十二曰大曲十五曲。十三曰白紵歌五曲。十四曰清商八十四曲。凡二百五十一曲。繫之正聲。卽風雅之聲也。一曰郊祀十九章。二曰東都五詩。三曰梁十二雅。四曰唐十二和。凡四十八曲。繫之正聲。卽頌聲也。一曰漢三侯之詩一章。二曰漢房中之樂十七章。三曰隋房內二曲。四曰梁十曲。五曰陳四曲。六曰北齊二曲。

七曰唐五十五曲。凡九十一曲。繫之別聲。而非正樂之用也。正聲之餘。則有琴。琴五十七曲。別聲之餘。則有舞。舞二十三曲。古者絲竹與歌相和。故有譜無辭。所以六詩在三百篇中。但存名耳。漢儒不知。謂爲六亡詩也。琴之九操。十二引。以音相授。並不著辭。琴之有辭。自梁始。舞與歌相應。歌主聲。舞主形。自六代之舞。至于漢魏。並不著辭也。舞之有辭。自晉始。今之所繫。以詩繫於聲。以聲繫於樂。舉三達樂。行三達禮。庶不失乎古之道也。古調二十四曲。征戍十五曲。遊俠二十一曲。行樂十八曲。佳麗四十七曲。別離十八曲。

怨思二十五曲。歌舞二十一曲。絲竹十一曲。觴酌七曲。宮苑十九曲。都邑三十四曲。道路六曲。時景二十五曲。人生四曲。人物十曲。神仙二十二曲。梵竺四曲。蕃胡四曲。山水二十四曲。草木二十一曲。車馬六曲。魚龍六曲。鳥獸二十一曲。雜體六曲。總四百十九曲。不得其聲。則以義類相屬。分爲二十五門。曰遺聲。遺聲者。逸詩之流也。庶幾來者復得其聲。則不失其所繫矣。然三代旣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回。聖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

人之作也。風也。合而爲鼓吹曲。燕歌行。其音本幽薊。則列國之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爲相和歌。風者。鄉人之用。雅者。朝廷之用。合而用之。是爲風雅不分。然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而享燕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太子樂。郊廟上陵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用之。古者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立樂府。采詩。雖不辨風雅。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

神人不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用大子。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大子。於古爲何樂乎。風雅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通也。曹魏準鹿鳴作於赫篇。以祀武帝。準騶虞作巍巍篇。以祀文帝。準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明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用之人。知有幽明也。梁武帝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

之事同其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由。不可不知也。

正聲序論

古之詩曰歌行。後之詩曰古近二體。歌行主聲。二體主文。詩爲聲也。不爲文也。浩歌長嘯。古人之深趣。今人旣不尚嘯。而又失其歌。詩之旨。所以無樂事也。凡律其辭。則謂之詩。聲其詩。則謂之歌。作詩未有不歌者也。詩者樂章也。或形之歌詠。或散之律呂。各隨所主。而命主於人之聲者。則有行有曲。散歌謂之行。入

樂謂之曲。主於絲竹之音者。則有引有操。有吟有弄。各有調以主之。攝其音。謂之調。總其調。亦謂之曲。凡歌行。雖主入聲。其中調者。皆可以被之絲竹。凡引操吟弄。雖主絲竹。其有辭者。皆可以形之歌詠。蓋主於人者。有聲必有辭。主於絲竹者。取音而已。不必有辭。其有辭者。通可歌也。近世論歌行者。求名以義。彊生分別。正猶漢儒不識風雅頌之聲。而以義論詩也。且古有長歌行。短歌行者。謂其聲歌之短長耳。崔豹吳兢。大儒也。皆謂人壽命之短長。當其時已有此說。今之人。何獨不然。嗚呼。詩在於聲。不在於義。猶今都邑

有新聲。巷陌競歌之。豈爲其辭義之美哉。直爲其聲新耳。禮失則求諸野。正爲此也。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亦謂雅頌之聲有別。然後可以正樂。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亦謂關雎之聲和平。聞之者能令人感發。而不失其度。若誦其文。習其理。能有哀樂之事乎。二體之作。失其詩矣。縱者謂之古。拘者謂之律。一言一句。窮極物情。工則工矣。將如樂何。樂府在漢初雖有其官。然采詩入樂。自漢武始。武帝定郊祀。廼立樂府。采詩。夜誦。則有趙代秦楚之謳。莫不以聲爲主。是時去三代未遠。猶有雅

頌之遺風及後人泥於名義是以失其傳故吳兢譏其不覩本章便斷題取義贈利涉則述公無渡河慶載誕乃引烏生八九子賦雉子班者但美繡頸錦臆歌天馬者惟叙驕馳亂蹋其間有如劉猛李餘輩賦出門行不言離別將進酒乃叙烈女事用古題不用古義知此意者蓋鮮矣然使得其聲則義之同異又不足道也自永嘉之亂禮樂日微日替暨隋平陳得其一二則樂府之清商也文帝聽而善之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府博采舊章以爲樂之所本在此自隋之後復無正聲至唐能合于管絃者明君楊叛

兒驍壺春歌秋歌白雪堂堂春江花月夜八曲而已
不幾於亡乎臣謹考撫古今編繫節奏庶正聲不墜
於地矣

漢短簫鐃歌二十二曲

亦曰敲吹曲按漢晉

朝謂之鼓吹曲觀李白作鼓吹入朝曲亦曰
鐃歌列騎次風沓引公卿則知唐時猶有遺

音但大樂
氏失職耳

朱鷺

鷺惟白色漢有朱鷺之祥因而爲詩梁元帝放
生岬云玄龜夜夢終兄取於宋王朱鷺晨飛尚

張羅

於漢后謂此也魏曰楚之平言魏平陵也吳曰

炎精

欽言漢衰而孫堅扶王室也晉曰靈之祥言宜

帝佐

魏而石瑞之祥也梁曰木紀謝言齊謝梁升也

北齊

曰水德謝言魏謝齊興也後周曰玄精季言魏

道陵

曜太祖思悲翁魏曰戰榮陽言曹公也吳曰漢

肇開王業也

命言宣帝禦諸葛也。梁曰：賢首山言武帝破魏軍於
司州。肇王迹也。比齊曰：出山東言神武戰廣阿破爾
朱兆也。後周曰：征隴西言太艾如張。溫子昇辭云：誰
祖誅侯莫陳悅。婦清龍右也。艾如張在開門外。羅家
諸少年張機蓬艾側結網。檣離邊若能飛自勉。豈爲
脩所經黃雀儻爲戒。朱絲猶可延。此艾如張之事也。
觀李賀詩有艾葉綠花誰剪刻。中藏禍機不可測。似
剪艾葉爲蔽張之具也。魏曰：獲呂布言曹公圍臨淮
擒呂布也。吳曰：據武師言孫權征伐也。晉曰：征遼東
言宣帝討滅公孫氏也。梁曰：桐柏山言武帝牧司州
與王業也。比齊曰：戰韓陵言神武滅四胡定京洛也。
後周曰：迎魏帝言武帝西幸太祖奉迎宅關中也。
上之回。漢武帝元封初因至雍遂通回中道。後數遊
幸焉。其歌稱帝遊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
服蓋誇時事也。魏曰：克官渡言曹公破袁紹於官渡
也。具曰：烏林言周瑜破魏武於烏林也。晉曰：宣輔政
言宣帝之業也。梁曰：道亡言東昏失道義師起樊鄧
也。比齊曰：殄關隴言神武遣侯莫陳悅誅賀拔岳定
關隴也。後周曰：平竇泰擁離。魏曰：舊邦言曹公勝袁
言太祖討平竇泰也。紹於官渡還譙收死亡。